ChinaXiv合作期刊 图书情报工作
第62卷 第18期 2018年9月

群体阅读参与动力形成机制构建*
——以德国“阅读童子军”项目为例

■ 卿倩 李桂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成都 610065

摘要：［目的/意义］以德国“阅读童子军”项目为对象展开个案研究，结合相关理论构建观察框架，通过案例分析探索群体阅读参与动力形成机制，为群体阅读推广活动提供理论指导。［方法/过程］采用个案研究法，对“阅读童子军”项目展开网络和文献调查，总结影响公众参与群体阅读的要素，梳理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系统模型。［结果/结论］形成主要由需求系统、中介系统、引力系统及支持系统4个子系统构成的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系统，其中需求系统属于内生驱动要素，中介系统、引力系统及支持系统属于外在驱动因素。结合“阅读童子军”项目的成功经验及参与动力系统模型，从内生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两方面为我国群体阅读活动的开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群体阅读 参与动力 阅读童子军 阅读推广 德国 个案研究
分类号：G25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8.18.009

1 引言

阅读不但是一种个体行为，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或社会体验[1]，因此，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社会化行为。事实上，群体阅读已成为当代阅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比之个体阅读的私密性、封闭性特征，群体阅读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具有互动性的集体、公开的群体行为。作为促进全民阅读的重要途径，全体阅读已受到各发达国家的广泛重视，在我国《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也将“举办重大全民阅读活动”作为首要任务[2]。群体阅读是否成功的首要评价指标在于其所覆盖人群规模，因此，促进主体参与是举办群体阅读活动的第一要务。本文即聚焦于群体阅读参与主体的参与动力形成问题，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分析影响公众参与群体阅读的要素，梳理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系统模型，为群体阅读推广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2 群体阅读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群体阅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学、教育学及心理学。相关研究主要以某个具体群体为研究对象，如大学生、青少年、弱势群体等，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各类群体的阅读行为、阅读服务、阅读推广等方面，鲜有研究从个体参与角度出发对群体阅读展开系统分析。

与群体阅读（group reading）直接相关的概念较多，具体包括团体阅读（team reading）、共同阅读或共读（joint reading）、大众阅读（mass reading）等。

团体阅读一般是指某些有共同特征的人群，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处于相同组织内的成员，在同一时间段内，对同一种文献的阅读行为[3]，强调阅读动机、阅读行为、阅读对象、阅读环境的一致性。采用该阅读形式的主体除学校外，还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团、政党等学习型组织，组织者多将团体阅读作为一种学习指导策略，有明确的目标结果导向。相关阅读实践则以学校开展的阅读课程、图书馆开展的集体阅读形式的读书活动等为代表。

共读，是一个班级、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个社区、一个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通过阅读继承共同的文化遗产，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密码，从而能够共同生活的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媒体环境下复合阅读行为及其阅读推广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ATQ005）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卿倩（ORCID：0000-0001-9847-0235），硕士研究生，E-mail：1570190852@qq.com；李桂华（ORCID：0000-0001-8356-620X），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8-04-02 修回日期：2018-06-12 本文起止页码：83-89 本文责任编辑：刘远颖

最重要的途径之一[4]。共同阅读强调的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读者,在同一空间或时间,阅读同一本书,参与主体可以是正式群体,也可以是无固定关系的虚拟阅读社区、社会大众等非正式群体。共同阅读的组织形式包括亲子共读、课堂共读、师生共读、读者共读、读者与作者共读、与名人共读等。鉴于共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活动的社会价值,共读活动也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阅读推广品牌,例如美国各大高校开展的"新生共同阅读计划",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开展的"爸爸读书给我听"等。

公众阅读通常是指公众阅读事件(mass reading event,MRE),是利用新技术在大规模范围内举办以促进阅读分享为目的的单次或年度性阅读推广活动[5]。参与主体是无年龄、性别、职业或阶层等级区分的社会公众群体。相关实践有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公众传媒署策划的"阅读马拉松"、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组织开展的"Read! Singapore"、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国家艺术基金"创立的公共阅读项目"Big Read"等。

本文中的"群体阅读"是以上各类阅读活动的统称,即具有共同阅读需求或目标的读者以正式群体或非正式群体为单位在同一场域内,遵循共同的行为规范参与阅读活动,并在阅读参与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一种群体行为。

3 本研究设计

3.1 个案研究法的应用

本研究主要以德国阅读基金会网站及德国各州阅读推广网站为案例的主要信息来源,以德国"阅读童子军"(LESESCOUTS)阅读推广项目为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法对群体阅读参与动力形成机制展开探索。

本研究选择德国"阅读童子军"为个案研究对象,是因为该项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项目吸引了包括学生、教师等在内的众多参与者。截至 2016 年,德国共有 110 多所学校的学生接受了"阅读童子军"的培训[6]。以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为例,该地区作为项目的先驱者,其行动模式成为德国其他各州活动开展的典范。截至 2017 年,该州的"阅读童子军"项目已经培训了大约 2 000 名学生[7],他们作为阅读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在同伴群体中扮演着特殊的阅读推广人角色。此外,该州的"阅读童子军"项目还吸引了大约 300 名教师积极参与所在学校的"阅读童子军"培训工作和阅读活动的组织工作。其次,该项目已连续举办 17 年,并逐渐扩大影响范围。"阅读童子军"项目始于 2002 年,以促进和加强儿童和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和语言技能为目标,其前身是莱茵兰 – 普法尔茨州(Rheinland-Pfalz)教育部和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StiftungLesen)联合推出的"悦读莱茵兰 – 普法尔茨"(Leselust in Rheinland-Pfalz)活动的一部分,并成为该州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的一个亮点。在该州大获成功后,该项目被陆续推广到巴登符腾堡州、下萨克森州等德国其他市州,并从众多阅读推广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德国重要的儿童及青少年阅读推广品牌。第三,该项目主要基于同伴群体效应展开阅读推广活动,是群体阅读活动典型代表。"阅读童子军"活动的基本流程是首先招募一群年龄相仿、兴趣相投的学生,再对他们进行关于阅读能力和阅读分享技巧的集中培训,这些受培训者则被称为"童子军"。然后再利用同伴群体效应,让这些"童子军"在一系列阅读活动中与其他同龄伙伴进行交流和分享,逐步扩大阅读影响力[8]。

3.2 观察框架构建

本研究从内生驱动因素和外在驱动因素两方面建立观察框架,并针对需求系统、中介系统、引力系统、支持系统 4 个主要部分展开对参与动力要素的具体观察。

一方面,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群体阅读参与动力也是如此,包括内生驱动因素和外在驱动因素两方面。内生驱动因素主要指群体阅读参与主体在满足某些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内部推动力,外在驱动因素主要指对群体阅读参与主体的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观环境。

另一方面,本文将以内生驱动因素和外在驱动因素为总体观察框架,并结合彭华提出的动力系统模型[9],从需求系统、中介系统、引力系统及支持系统等 4 个方面探索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的独特构成要素。一般来说,个体内驱力主要产生个体动机,导致个体行为,而群体行为的产生离不开群体动机的驱动,因此内生驱动要素又分为个体内驱力和群体内驱力。根据行为学激发动机理论,需求决定动机,动机导致行为[10],需求是行为的动力源,因此,内生驱动因素则与需求系统相对应。根据赫兹伯格双因素激励理论[11],本文将公众参与群体阅读的外在驱动因素分为激励性要素和保健性要素,其中激励性要素侧重于群体阅读活动的组织者的能力及活动本身的质量,其对应的是群体阅读参与中介系统及引力系统;而保健性要素则是指保障群体阅读活动长效运行的硬件及软件条件,其对应

的是群体阅读参与支持系统。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了个案观察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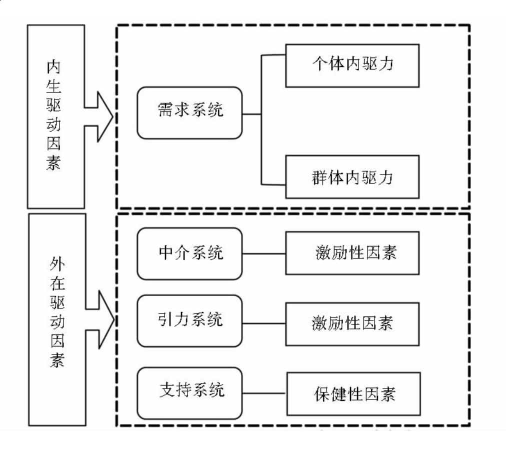


图 1 案例观察框架

本文将基于图 1 的案例观察框架，结合同伴群体效应理论、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从众理论、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等社会心理学相关理论对“阅读童子军”项目进行调查与分析。

4 德国“阅读童子军”案例分析

4.1 群体阅读参与需求系统的构成

群体阅读参与需求系统是参与主体参与意愿的直接表达，本研究将对“阅读童子军”项目的参与主体进行观察与分析，探索参与主体的个体内驱力与群体内驱力。

4.1.1 个体内驱力的形成 “阅读童子军”项目最大的亮点是用青少年的力量来影响同龄人，令更多同龄人对阅读产生憧憬和兴趣，将阅读的影响力从“童子军”小群体扩散至同龄人大群体。如巴登符腾堡州在开展“阅读童子军”活动时，贯彻的基本理念是“谁会比青少年更清楚自己喜欢读什么”[12]，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他们举办书籍派对、阅读之夜、讲座等活动，让青少年作为行动引导者，向朋友或同学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传递阅读乐趣，共同畅想阅读回报。

同时，个体参与群体阅读其内驱力的激发主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而“阅读童子军”则在此环节中充分考虑了同伴群体效应。根据相关研究，绝大多数儿童青少年都从属于同伴群体[13]，同伴群体交往是个体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重要源泉[14]，还能使个体体验产生更高的幸福感[15－16]。在同伴作为外援因素影响之下，阅读主体的自我效能也会有所增强，与家长、老师等“权威者”相比，同伴间共同或相似的阅读兴趣、阅读需求使他们更愿意吸纳同伴的意见和指导，对于同感体验的追求往往也可化为他们进行自主阅读的动力与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阅读童子军”项目主要从参与者的阅读兴趣、阅读需求及其自我效能等要素着手促进参与该项目的个体内驱力形成。

4.1.2 群体内驱力的形成 群体阅读整体上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其形成需依靠个体动机和群体动机的双重作用，群体动机在需求系统中的表现则为群体内驱力。笔者调查发现“阅读童子军”在开展活动时充分考虑了群体动机对群体行为的影响。“阅读童子军”多以班级或学校为单位展开活动，他们都是由组织正式规定而构成的正式群体，成员间具有固定关系，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作为行为指南，更易产生群体凝聚力。不同地区“阅读童子军”之间会有竞争，鉴于群体成员对所在群体的归属感及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排斥本能，群体内更易产生共同目标，进而滋生出群体动机，形成群体内驱力。

由此可见，影响“阅读童子军”参与群体内驱力的主要因素为参与者所在群体的群体内聚力和群体目标。

4.2 群体阅读参与中介系统的构成

群体阅读参与中介系统的构成主体是群体阅读活动的组织者，其驱动行为主要发生在群体阅读活动的策划和组织环节。通过对“阅读童子军”项目的组织者和组织过程的调查，本研究发现其参与中介系统包括 3 个构成要素：权威的发起者、专业的组织体系、敬业的团队。

4.2.1 权威的发起者 作为“阅读童子军”项目的发起者之一，德国阅读基金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阅读基金会成立于 1988 年，总部位于美因兹市（Mainz），由联邦总统赞助，并得到众多知名读者的支持，是德国推广全民阅读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民间组织。德国基金会与德国联邦和各州部委、科学机构、协会及公司密切合作，进行学术研究和调查，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和各类示范项目[17]。除德国阅读基金会以外，“阅读童子军”活动还得到了各州政府部门、学校、图书馆等权威组织机构的支持。

4.2.2 专业的组织体系 首先，德国基金会通过调查和研究，以德国的阅读现状为出发点，分析德国国民阅读兴趣的缺失、阅读技能的不足可能会导致的不良后果，阐明阅读之于教育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以此呼吁德国政府重视阅读推广[18]。其次，为了提高阅读推

广的科学性，基金会成立了质量顾问委员会和科学咨询小组，前者为基金会提供关于阅读推广项目材料开发的建议，后者在识别阅读和媒体素养领域的新趋势和主题方面为基金会的研究和计划工作提供动力[19]；此外，基金会还于2004年在莱布尼茨图书馆创办了“阅读推广学院”，以专家会议、讲座、研讨会、讲习班等方式培养专业的阅读推广人[20]。在宣传推广方面，基金会采取立体化宣传模式，不仅发挥学校的号召力，还通过互联网、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增强宣传力度。

4.2.3 敬业的团队 萨克森州从学校到州政府都十分重视“阅读童子军”项目，并投入23 500欧元作为2017年“阅读童子军”项目的经费。学校会招募教师，组成“阅读童子军”团队，以促进和加强儿童和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和语言技能为共同目标，专注于“童子军”的培训工作。文化国务大臣B. Kurth不仅亲自参与到“阅读童子军”中，与学生进行交流，还以书信的方式向参与项目工作的老师表达慰问与感谢[21]。

4.3 群体阅读参与引力系统的构成

群体阅读参与引力系统的驱动作用主要来自于阅读活动中对参与者具有吸引力的各个要素。通过对“阅读童子军”项目的各种阅读活动的调查，本研究发现其参与引力系统包括4个构成要素：阅读活动的组织方法、运用的工具或技术、活动的组织形式以及实施的激励机制。

4.3.1 方法 “阅读童子军”项目对传统阅读推广方法加以创新。萨克森州利用名人效应，邀请了文化部长参与“阅读童子军”活动，提高活动的影响力。而基金会也会邀请各领域名人担任阅读推广大使。此外，在阅读活动开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同伴群体效应，群体成员为了追求与同伴的行为一致性，便会产生从众行为。而“阅读童子军”的参与者多为青少年，其从众心理倾向强于成人，更易产生对同伴的模仿行为，进而生成相似的阅读倾向，阅读行为在群体间进行扩散也便达到了阅读推广效果。可见，在选择阅读推广方法时，要因材施教，既要采用介入法、书目法、活动法、名人法、评估法等传统的阅读推广方法对参与主体的阅读行为进行干预，还要将参与者作为群体成员时的心理因素纳入干预范围，对其心理状态进行干预。

4.3.2 工具或技术 “阅读童子军”活动的成功离不开科技的助力。基金会首席执行官J. F. Maas博士谈到：“青少年之间阅读热情的传递不仅需要书籍，还需要数字媒体”。在阅读研讨会中，讲师不仅会授予“童子军”阅读分享中的修辞和肢体表达技巧，还会教他们如何制作短片、如何使用各类应用程序，目的是提高其媒体素养。对于那些不喜欢阅读的青少年而言，将数字媒体融入阅读更能促进其产生阅读兴趣[22]。工具或技术不仅包括在开展群体阅读活动时所使用的各类设备，还包括活动平台、阅读资源以及活动场所等，它们不仅是重要的活动道具，还是吸引参与者注意力最直观的物质资料。

4.3.3 活动形式 “阅读童子军”项目组会根据青少年不同的需求，不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趣味性活动，并将之与阅读相结合，例如阅读之夜、阅读之旅、阅读派对等[23]。

“阅读童子军”还设计了一些创意性活动，以下萨克森州胡德地区某学校的“图书激流回旋”活动为例：该活动的目的是让刚入校的五年级学生尽快熟悉自己的伙伴、老师、图书馆及学校。活动将近150名学生分为4组，为他们发放图书的照片，然后根据照片在图书馆找到目标书籍，组织者会在图书馆中设置“死路”增加任务难度[24]。小组成员在竞争中相互合作，共同解决困难。

根据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互动仪式包括4种要素：现场聚集、符号资本、共同关注和共享情感。其中，现场聚集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情境；符号资本是指对局外人设定的互动界限；共同关注指互动参与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共享情感是参与者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25]。“图书激流回旋”活动中的互动模式与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非常吻合，参与主体聚集在同一场所，即图书馆；群体有明确的特征界限，即五年级学生；参与主体有共同的关注对象，即合作搜索目标书籍；主体间分享共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即合作过程中彼此间产生的熟悉度，竞争中激发的胜负心。

4.3.4 激励机制 “阅读童子军”活动对参与者设计了各种激励措施。如作为“阅读童子军”系列活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从2017年起，每年都会举办“阅读之旅”(MitLeselust auf Klassenfahrt)活动，这是一项关于阅读素养测验的比赛，该比赛要求以班级为单位报名参加，从推荐书目中自选一本书作为班级集体阅读的素材，决赛以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规则进行，比赛将为优胜班级准备价值500欧元的班级旅行计划[26]。该比赛通过设置集体奖励，既激发了学生个体的阅读动力，又增强了群体凝聚力，促成群体目标的建立。

根据弗鲁姆的期望理论[27]，参与动力的激发和维

持，来自于参与主体在活动中所取得的效能与获得奖励的期待以及个人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可见，组织者在设计群体阅读活动时，需要建立能同时作用于个体和群体的科学有效的激励性机制来提高参与主体的成就感，进而增强其持续参与的可能性。

4.4 群体阅读参与支持系统的构成

群体阅读参与支持系统的作用在于为参与者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支持。通过从宏观角度对“阅读童子军”项目的运作过程和德国的社会环境进行观察，本研究发现其参与支持系统包括 4 个构成要素：维持活动运行秩序以及维护相关机构运营的制度规范、对项目和组织者的资金设备投入、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以及保障公民基本阅读权利的相关政策法规等。

4.4.1 制度规范 “阅读童子军”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制度规范的指导。首先，“阅读童子军”的组织单位多为正式群体，他们本身就是在相对完善的制度规范之下形成。其次，“童子军”在参与阅读活动前，都接受了集中培训，形成了组织有序的集体。此外，基金会内部设置了明确的项目工作指南，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指南内容执行阅读推广任务。群体行为是在一定的行为规范制约之下形成的。制度规范包括维护群体阅读活动现场秩序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组织团队的管理制度等，它们为群体阅读活动的有效组织和长效运行提供了制度支持。

4.4.2 资金、设备投入 “阅读童子军”作为一项大型阅读推广项目，其活动开展和品牌的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阅读推广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的组织结构中包括联合委员会，其成员有机构、协会、企业和个人，他们会一次性或按年次来为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包括“阅读童子军”在内的许多阅读推广项目正是在这些资金的支持下完成的。联合委员会主要吸纳能在内容上和项目运营上对基金会提供支持和持续合作的成员单位[28]。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为阅读推广活动的持续发展注入活力。资金、设备的投入的来源渠道可以是多元化的，除了来自于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支出，还可来自企业、公益组织等民间力量的支持。

4.4.3 文化环境 德国人对于阅读的热爱是有目共睹的，从小培养的阅读习惯以及无处不在的阅读设施使阅读在德国蔚然成风。从家庭到社区再到整个国家，都萦绕着浓厚的阅读氛围，在这种氛围的渗透之下，阅读意识的树立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令民众更容易建立起阅读意识。文化环境的建设，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提升，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全民阅读理念的不断深化。

4.4.4 政策法规 德国的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一直是世界各国争先效仿的典范，他们将阅读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实施该国家战略的重要机构，基金会编写了《德国促进阅读基金会章程》，在章程中明确了战略目标、上层措施、各组织机构的任务等[29]。政策法规是民众实施阅读权利的根本保障。阅读相关的政策法规既包括基础性的公共文化法律，还包括具体的全民阅读相关条例等。

5 群体阅读参与动力机制构建

根据以上对德国“阅读童子军”项目基于既定观察框架的观察和分析，本研究形成了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系统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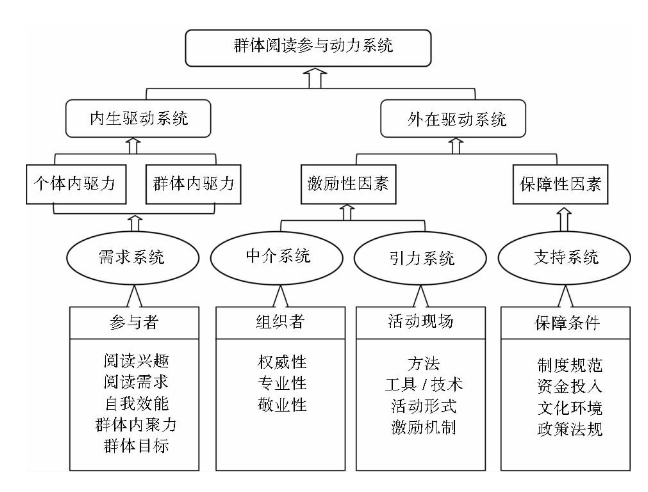


图 2 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系统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求系统是群体阅读参与内生驱动因素的主要来源，中介系统、支持系统、引力系统则对应群体阅读参与的外生驱动因素。外在驱动系统得以建构完备后可触发参与主体的内生驱动力，最终形成参与动力。

需求系统直接反映参与者的参与动机，从个体内驱力和群体内驱力两方面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者的个体内驱力主要是指阅读主体的自我效能及读者的个体内心对阅读具有的强烈需求、浓厚兴趣以及对阅读效能的积极反应[11]。群体内驱力则主要来自群体内聚力和群体目标，它作用于所有成员，并促使其参与群体活动。

中介系统在整个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系统中的作用在于组织与引导，与群体阅读的组织者相呼应。参与动力的激发需要以信任作为中介因素，参与主体对组织者的信任程度受组织者的权威性、专业性和敬业性

影响,进而决定中介系统对群体阅读参与的驱动力度。

引力系统与群体阅读活动相对应,群体阅读活动的方法、工具或技术、活动形式、激励机制对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不仅决定着阅读推广效果的好坏,也决定了主体参与行为的持续性。

支持系统则与群体阅读的保障性条件相关,其驱动要素主要有制度规范、资金设备投入、文化环境、政策法规等,它们既为参与者提供了基础条件,也为群体阅读活动持续运行和长远发展提供保障。

6 对我国群体阅读活动开展的启示

结合所构建的群体阅读参与动力系统模型和"阅读童子军"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我国群体阅读活动应从激发内生驱动因素和促进外部驱动因素两方面展开设计安排。

内生驱动因素的激发应从以下3个方面来展开:首先,推动公众参与群体阅读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公众的阅读兴趣,激发阅读需求,增强自我效能,提升阅读素养。其次,创造性地发挥"同伴群体效应"。借助同伴的力量,激发参与主体的阅读兴趣和阅读热情,使其树立自主阅读意识。"同伴群体效应"不仅体现在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还体现在社区、企业等其他群体中,因此,开展以学校、社区、企业等群体组织为单位的阅读推广活动时也可充分发挥"同伴群体效应"。

外部驱动因素的促进则应从以下6个方面来展开:首先,成立专业、权威、敬业的阅读推广团队。阅读现状调查、制度规范制定、活动内容设计、活动流程把控、推广效果评估等阅读推广各个环节都要有专业团队的参与,确保活动的科学性、有效性。其次,强化阅读活动形式的创新和个性化、差异化。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迎合参与主体的个性化、差异化特点和兴趣,并为参与主体打造高质量的互动仪式,在满足其阅读需求的同时也满足其社交互动需求。第三,充分借助网络工具的力量。既要发挥网络平台和数字媒体在活动前期的宣传推广作用,也要将其融入到阅读活动中,增强阅读活动的吸引力和活力,并为参与主体提供便捷有效的互动介质。第四,设计健全的激励策略。将个体激励与集体激励相结合,使参与主体的个体动机与群体动机在共同目标指导下相互转化、相互影响,提高参与主体的成就感和持续参与意愿。第五,有步骤地推动活动扩散。对阅读推广活动参与主体的范围设置界限,将阅读的力量从群体局部扩散到群体整体,从内群体扩散到外群体,逐步实现全民阅读推广效果。第六,集结社会各界力量。政策法规及制度规范的制定与完善,资金设备投入的支持、文化环境的创建等需要不同角色主体的参与,因此要重视政府、行业协会、学校、图书馆、企业等公共部门、民间组织以及公民个体的合作与分工,发挥各主体在各自领域范围内的优势,保障群体阅读活动持续运行和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FISTER B. Reading as a contact sport:online book groups and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reading[J]. Reference & user services quarterly,2005,44(4):303-309.
[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EB/OL]. [2018-03-11].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11617.shtml.
[3] 钟海雷. 团体阅读需求及图书馆的服务对策浅析[J]. 图书馆界,2012(5):9-11.
[4] 朱永新. 朱永新教育作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96-297.
[5] HARDER A,HOWARD V,SEDO D. Creating cohesive community through shared reading:a case study of one book Nova Scotia[J]. Partnership: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practice and research, 2015,10(1):1-21.
[6] LESEN S. Kultusministerium unterstützt lesescouts der Stiftung Lesen[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presseservice/pressemitteilungen/796.
[7] LESEN S. Lesescouts begeistern gleichaltrige für das lesen und helfen bei integration geflüchteter mitschüler[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presseservice/pressemitteilungen/886.
[8] LESEN S. Lesescounts[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programme/jugend-und-freizeit/lesescouts?seite=1#liste.
[9] 彭华. 旅游发展驱动机制及动力模型探析[J]. 旅游学刊,1999(6):39-44.
[10] 焦书武. 行为科学简介[M]. 长春:长春地质学院出版社,1983:39.
[11] 刘宁,王静,张联. 系统探源:全民阅读的动力机制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2015(7):90-93.
[12] LESEN S. Lesescouts in Baden-Württemberg[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programme/jugend-und-freizeit/lesescouts? seite=2#liste.
[13] PALMOMARI A,POMBENI M ,KIRCHLER E. Peergroups and evolution of the self-system in adolescence[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1989,4(1):3-15.
[14] GAVIN L,FURMAN W. Age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peer group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89,25(5):827-834.
[15] BROWN B,LOHR M. Peer-group affiliation and adolescent self-es-

teem:an integration of ego-identity and symbolic-interaction theori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7,52(1):47－55.
[16] 安秋玲. 国外青少年群体同一性研究[J]. 心理科学,2005,28(4):1001－1003.
[17] LESEN S. Über uns[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ueberuns.
[18] LESEN S. Empfehlungen an die politik[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ueberuns/portraet/empfehlungen/.
[19] LESEN S. Gremien und beirate[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ueberuns/gremien/.
[20] LESEN S. Akademie für leseforderung Niedersachsen[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ueberuns/akademie-fuer-lesefoerderung-der-stiftunglesen/.
[21] LESEN S. Grußwort der staatsministerin für kultus,brunhild kurth[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download.php? type=documentpdf&id=1268.
[22] LESEN S. Mit poetry slams, film-clips und lesenachten wecken jugendliche Lesescouts freude am lessen bei gleichaltrigen[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presseservice/pressemitteilungen/887.
[23] 杨丽华. “阅读童子军”:同伴共读更高效[J]. 上海教育,2017(24):13－15.
[24] LESEN S. Tag der offenen tür-dielesescouts vom Schulzentrum Süd heiβendie zukünftigen fünftklässler ihrer schule mit einer spannenden action willkommen[EB/OL]. [2018－03－11]. http://www.alf-hannover.de/sites/default/files/buecherslalom_lesescouts_buxtehude.pdf.
[25] 柯林斯. 互动仪式链[M]. 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7.
[26] Leselust in Rheinland-Pfalz. Mitleselust auf klassenfahrt 2018[EB/OL]. [2018－03－11]. http://www.leselust-rlp.de/lesequiz.php.
[27] 柳进成. 期望理论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动态模型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2012(10):68－70.
[28] 陈慰. 德国全民阅读推广研究[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3):17－22.
[29] LESEN S. SATZUNGA[EB/OL]. [2018－03－11]. https://www.stiftunglesen.de/ueberuns/portraet/satzung/.

作者贡献说明:
卿倩:撰写及修改论文;
李桂华:提出研究方向并拟定研究要点,修改论文。

A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 in Group Reading: A Case Study of Germany's "Reading Scouts" Program

Qing Qian　Li Guihu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Germany's "Reading Scouts" program, and combining relevant theories to construct an observation framework,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group reading participation dynamics through case analysis,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group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Method/process**] By using case study method,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Reading Scouts" program with literature and network, and summariz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group reading, sorted out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factors, and established a motivation system model of participation in group reading. [**Result/conclusion**] The model consists of four subsystems, namely demand system, mediation system, gravitational system and support system, in which demand system belongs to the internal driving factors, and mediation system, gravitational system and support system belong to the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Reading Scouts" program and motivation system model of participation in group reading, this paper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roup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from endogenous and external motivation.

Keywords: group reading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s　reading scouts　reading promotion　Germany　case study